

向莫斯科去

第一信

玲妹，

我現在是在哈爾濱了。

離開了你的溫暖的懷抱，來向這麼陰森森的孤寂境地，我的多感的心境，幾乎無以自持。你和老母臨別的悲抑，彷彿聲聲在我的耳邊跳躍；若不是爲着投向那個溫暖的懷抱，我會中止我的旅程的。你不是說願和我一同遠行嗎？斐兒太年幼，老母自父親去世後，常是悵鬱無歡，蘇俄的黑麵包生涯，不知實況如何，我怎忍叫你嘗試？但離鄉的傷感的襲來，我又深切希望你和我在一起。據說患離鄉病的是農村社會的遺產，我所念的並非是家鄉，而是斐兒，你和老母，還不一定是離鄉病罷。

第一個感想

諸友：

今天天氣異常的冷，寒暑表是零下二十八度。我蟄伏在房子裏動也不動，爐中的火融融地在燃燒；這個環境，最適合於冥想，這正是託爾斯泰寫他的長篇小說的季候。我忽然想到，我應該踐我的約言，對諸友申說我到莫斯科以後的感想。

「共產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這是從前我們時常互問的一句話；此次到蘇俄來，不妨說是找答案來的。我在此住得不久，所知無多，且嘗試地做一個答案，何如？

共產主義不妨說是一個高尚而又平凡的理想，匹夫匹婦之所與知而聖人之所難能。譬如說，人人要做工，人人得享受，（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），這是離

莫斯科初旅

A 銀色的都城

「我們的古都，我們的古都」，俄國人這樣說的時候，他們的心裏是指莫斯科而言的。俄國有兩個都城，莫斯科相當於中國的北京，列甯格勒（舊彼得格勒）相當於中國的南京。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，仍遷都於莫斯科，他們的古都變成他們的新都了。

我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，大雪漫天滿野地落了下來，把這個偉大的故都裝成銀色的世界。依季候講，在國內是持螯對菊的時令，在莫斯科已可賞雪，據說這次也還是初雪，大家望着灰白色的天空，看那雪片飛舞的恣態，有欣然之意。我們從南國到北國去的，格外覺得有興致。雪片落在地上，即能凝聚起來；本來莫斯科過了正午，未牌時分，即生暗影，有薄暮之感；雪光返照，室

革命十週紀念會前後

一 一個暗影

一天一天接近革命紀念日。——十一月七日——了。

可是滿城都是黑影，人心惶惶不安；我們這些壽生的客人，正期待熱烈的革命紀念日的到來，這些暗影，乃使我們覺得非常空虛。新聞報（政府機關報），真理報（黨報）滿紙載的是史達林和托洛斯基的爭辯，街巷流傳托洛斯基派某日暴動某處起事的謠言；就在革命紀念日的前後，將有暴風雨到來的風信旗已經在動着了。

果然，革命紀念日的下午，滿城市民幾乎有百萬人參加大慶祝遊行；這中間，有許多小隊，拿着托洛斯基徐諾維夫的照片，擎着「回到列寧」的口號，在街頭出現。這是托洛斯基派的策動。但這個反示威運動並沒有成功，羣衆輕

革命後之蘇俄文壇

一 小引

俄國的文學，在最近三十年間，有三條明顯的界線：第一條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，第二條是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，第三條是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的實行。

俄國文學本來偏向爲人生的藝術，所有大作家的作品，如屠格涅夫的，托爾斯泰的，杜斯杜益夫斯基的，都以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爲中心，那種革命的反抗的社會的情調，素爲西歐人所稱道的俄國文學的特長；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，却把這個情調打碎了。一九〇五年以後，忽然流行着西歐風的象徵主義；這個主義，顯然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色彩，注重形式上的技巧，討論個人問題，和頹廢派的西歐文學變成非常接近了。十九世紀末期的社會劇變，達到一九〇